



千脚泥

□ 刘培国

我家也有千脚泥的。那时候，我只有几岁，十几岁，住在税务街171号。

这是一个坐西面东、东西两进的大杂院，有分不清是绿是灰油漆剥落龟裂从生的两扇大门，门上建有骑墙，墙上有砖砌的方框，朝里凹进去，大概曾经镶嵌过某个字号的。院子也叫云家大门，过去是云氏家族的私产，历史上出过一位叫“云一鹤”的名人，我只是听说过，长大以后也只是从字意上揣测这是一个什么人，一定读过很多书，做着不小的生意，也一定活得潇洒、十足文气。他到底做过什么，留下什么文迹口德我却一概不知。到我记事的时候，大院内多数房产都成了父亲单位五金交电站的职工宿舍，父亲的同事们便占据了大门口的一套四间厢房、第一进院落的三间南屋。

我家就是并排三间南屋里最东头一间。我们的院子，除了三间南屋，就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二楼，上下四间。这栋小楼住着一位云氏夫妇和他们的女儿，不知道与“云一鹤”什么关系。云大爷成分不好，瘦高挑，脸黧黑，白发，年纪大了还拉地排车，总是给人赔笑脸，很少说话。云家主妇捡垃圾为生，有点假装的疯癫，手上总离不开一只扒钩——一个木柄，前端梆着两根粗铁丝弯钩，这工具捡起破烂，顺手。屋里都是废纸、破铺陈、乱铁丝，进不去人。我试图进去一回，没处下脚。

往后走是后院，院落虽小，却是三面房屋，北屋、南屋各两间，住着王家六口。西屋是个高楼，比前院的二楼楼高且大，有木制的外楼梯，楼梯间有木制的顶棚，好像构成了一个廊道。风刮雨淋，没有漆过的楼梯木料都成了铁灰色。楼上楼下应该是六间屋，住着两家人，云氏，是近亲或是远房兄妹，但关系不睦，什么原因不知道，有一回干起嘴仗不能分解，邻居们也拉不开，打到了居委会，走在街上还骂。记得那时候楼上的云家姐姐并没婚嫁，瘦高个，皮肤白皙，走起路来杨柳带风，很俊俏。木楼梯走起来砰砰响，我没上去过。那位云家大哥长我十岁不止，大分头，大眼睛，大嗓门，却看我顺眼，从大柳杭郊区农村给我逮坟促织，是我听说坟里的促织凶猛善

斗，央求来着，云大哥总是有求必应。多少年以后，邻居们四散分离，马路上偶遇云大哥，还是当年那个样子，和和气气的，多了几分恭敬，说你的文章写得好，我能看到。

从我一岁，父母从西关街李家大院搬到这儿，直到我十四岁，都住在这个院子里。我家的住房只有一间——中间院子一溜三间南屋最东面一间，九平米。

出我家屋门右拐，贴着我东墙和大门口厢房的西墙，是一个逼窄的甬道，甬道尽头是个茅厕，一间男坑在最里边，一间女坑带门。每天，“哗啦啦”抽开院门门栓的声音最先打破院子的宁静，我知道，不是铲粪的，就是刮尿的来了，他们分工明确。挑着铁筒、提着挖勺来刮尿的，能刮走两担，这是全院男性公民，还包括税务街对面的钟表店员工、鞋匠铺胡大爷一天排泄的积攒。

院子的地面是土地，是黄里泛黑的那种硬土，经过了多少年多少人的脚踩，已经非常瓷实，即使夏天雨季来临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地面也不会被雨水损毁。雨水会顺着院子北侧墙根下的一溜阴沟（我们不把水沟叫阴沟）排向大门一个方形出口，流到税务街，汇聚成更大的水流，通过下水道注入孝妇河里。

南屋西边两间平屋的姜家，是我们的近邻，自然是我串门最多的人家。再一个原因就是姜家兄弟四个，除了老大年长不少，下边三个与我年龄相仿，能说到一块、玩到一块，也能打到一块。姜家六口人住着十八平方，我家四口人住着九平方，除了柜子，床铺的领地占据了屋里的大半，地面显得局促而小。我慢慢发现，对比两家同样裸露不多的地面，姜家和我家的地面很不一样，尽管都是土的。首先强调，屋里的地面全部是黑土，姜家屋里是平整干爽的地面，我家的地面却一年四季湿漉漉的，而且凡是裸露在没有坐柜、床铺覆盖的地方，都起了一个个几乎大小均等的圆疙瘩，这些小疙瘩直径有四五厘米，高度也有一厘米以上，特点是均匀而密集，像缩小的宫苑大门的乳钉，像翻扣过来的五钱黑色酒盅，像只剩了一丢丢面团哄小孩捏出的袖珍馒头，每一个土疙瘩都圆圆的亮亮的，像均匀涂抹了

父亲一年用不上三回的皮鞋鞋油，我怀疑那支鞋油父亲一辈子都没用完。

这些圆泡泡为什么只有我家地面上有？我内心充满好奇。好像一次也没有向父母问过。那时候，我的意识里还没有地面返潮的概念，不知道潮湿来处。天要下雨，地上会格外潮湿，甚至有湿滑的感觉，尽管未必真的湿滑起来，遇到六月连阴天时，地上的疙瘩会变得湿润，久而久之，这些圆疙瘩似乎有了预报天气的能力，地面干爽，会一连几个晴天。地面滋润，不久就会有雨，或者连续几天不晴。有时雨下着，地面却并没有很大的湿气，明天晨起，果然见到一个艳阳天。雨季里父亲骑车外出，出不出远门，会向我家地面问答案。

进门不换鞋、不穿拖鞋吗？要这么问，你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几十年前，谁家在家里面穿拖鞋，那才叫奇怪！

记得有一年“五一”，父亲没有骑着他的“大金鹿”外出采购，母亲提议把地面拾掇拾掇，“把天地铲铲吧！铲好了又是一年。”博山人把天井院子里的地面、屋里的地面一律叫天地，地读轻声，如“那把螺丝刀在天地下”，“把它扔到天地下就行”，等等，我也不知道是“天地下”，还是“田地下”。

父亲就拿一把铲炉灰的小铁铲，在磨刀石上磨磨前端，蹲在地上去铲那些疙瘩。那些疙瘩并不难铲，看它们表面很光亮，其根部并不牢靠，就是说真正贴近地面的地方近乎松动，铲子下去，一个个土疙瘩就离开了原地。用了一段时间，脑门上累出一通汗，土疙瘩全部被父亲铲完了。这时候，我应该趴在床沿上，看着父亲铲起、铲落，最终，我看见一小堆扁平的圆疙瘩堆积在那里，我被获准下床，趿拉上鞋，近距离观察那些疙瘩。不少土疙瘩还保持原貌，拿在手里，两两相对，又像极了一个个土制的小型“吡啶”。

地面铲平了，母亲拿笤帚扫净，便完全和姜家的地面一样了。日子继续往下过着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一个月？两个月？三个月？低头看时，一个个圆鼓鼓的土疙瘩又长出来了，跟以前一模一样的。它们是一个一个日子的象征吗？还是来为我家的日子计数的？知道答案，是过去了多少年以后

的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普通人家过日子还不兴进屋换鞋。屋外是土的地面，屋里也是土的地面，有泥有水的季节，屋外的泥水蹭进屋里，沉淀下来，日积月累，就有了一个个泥疙瘩。加上我家屋里地面从根上潮湿，两个潮湿并成一个潮湿，这潮湿就严重了，就是那些圆疙瘩生长的气候。奇妙的是，这些疙瘩在其生长过程中，泥呀水呀被脚底带进来，门口附近的疙瘩就比他处略大，地面中间位置也是，不知不觉之间，稍微高出其它的会被走来走去的鞋底蹭平，蹭去的残渣又添加到较矮的疙瘩上去，这样，众多疙瘩一起生长，保持着一样高矮的个势。这就是我们家的千脚泥。

无需赘述千脚泥背后经历过的苦难，起码，它们记录过父辈们为生活付出的忙碌和艰辛。

那时候，我知道我睡觉的床铺一侧，三十厘米开外就是那个尿坑，我的床铺就紧靠东墙上，而且就在东南角。如果这三十厘米变成虚无，或者掏一个直洞，我一伸胳膊，摸到的就是撒尿的屁股。我的确不记得有人往尿坑里小解的吱吱声、哗哗声，是不是透过砖墙，传递到三十厘米的墙内正在酣睡的我的耳朵里，我清晰地记得晚上睡不着时胳膊擦过墙体，那种凉凉湿湿的感觉，现在想来，我家住屋的墙体真是具有很好的过滤与隔离功能，每晚，我面对着如此潮湿的墙体入睡，一点也闻不到尿液的味气，只有大雨初晴的孝妇河边甜甜的水气味道。

这种境况的屋子也没人嫌，姜家哥哥结婚的时候，和我父母商量，能不能搬去外面周转一下，一两年后单位宿舍楼就会竣工，到时候大家都会搬到楼上住，先把这间小屋腾出来叫孩子结婚？小孩结婚是小事，必须行，父母爽快同意，我也从此永远离开了税务街171号。

我再也没有回去过那间小屋。十几年后，那个院子，那条老街一并在大拆迁中消声遗迹，我们也住上了楼房，更高、大面积的楼房，用上了塑料地板革、瓷砖、复合木地板、实木地板和羊毛地毯，可是我还是很想念小时候住过的那间破屋，想念满地千脚泥相伴的十几年。

有时候，人心需要一抹温柔的脆弱

□ 巩本勇

在疾速前行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常被鞭策展现出铁骨铮铮、百折不挠的形象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抵御生活的风霜。然而，这种长期的“硬壳”包裹，可能会悄然侵蚀我们的心田，导致情感的淤塞、焦虑的蔓延乃至抑郁的阴霾。有时，人真的需要一抹温柔的脆弱，这不仅是对情感的温柔释放，更是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。

前几天，桓台县远赴广东，开展了一场招商引资考察活动。在广州，启润纸业高管董兆伟关于纸品市场的深耕与拓展分享，令我深受触动。他讲述了一段职场奋斗史，尤为震撼人心。

昔日，董兆伟在山东一家纸业公司担任销售重任。一日，分管副总交付了一项艰巨任务：“青岛有家巨头企业，用纸量惊人。我给你30吨纸作为敲门砖，一年内，我要你让他们用上我们的纸。”董兆伟深知此路坎坷，但领导的信任与期许，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。

他背负行囊，直奔青岛。在那家企业，他历经周折，终得见采购部长一面。岂料，对方冷漠以对：“没听过你们，别浪费时间了。”董兆伟不气馁，提出免费试用，却仍被拒之门外。一次次恳求，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冷漠回应。

绝望之际，董兆伟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路。他回到酒店，数日闭门不出，苦思冥想。有一天，酒店服务员的日常打扫，给了他灵感的火花。他毅然决定，以清洁工的身份，再次踏入那家企业的大门。

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董兆伟的坚持如同细水长流，渐渐渗透进了那家企业的每一个角落。终于，一位高管注意到了这位不同寻常的“清洁工”。在得知真相后，高管被董兆伟的执着所打动，决定给予他一次试用的机会。

那一刻，董兆伟泪如雨下，这泪水，是对过往艰辛的释放，更是对人性脆弱之美的见证。

一年后，董兆伟凭借这份坚韧与智慧，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。他的故事，是对人心需要脆弱这一真理的生动诠释。

再来看李明，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同学，北京某知名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。繁重的工作、紧迫的期限、复杂的人际，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紧张与专注。然而，长期的压抑让他身心俱疲，效率下滑，甚至对曾经热爱的工作也失去了热情。

一次偶然的场合，李明接触到了心理健康讲座。讲师的话语如春风化雨：“人心需要一抹脆弱。”他恍然大悟，开始尝试向家人、朋友倾诉心声。这一改变，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与温暖。原来，他并不孤单。

李明学会了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中找到平衡，如何在保持职业形象的同时，呵护好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他深知，人心的脆弱并非软弱，而是一种成熟与勇敢的表现。因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的脆弱，才能拥抱更加强大的自己。

有人说，真正的坚强，不是从不流泪，而是含泪奔跑。因此，让我们勇敢地展现自己的脆弱吧。这不仅是对自我的温柔以待，更是对他人理解与支持的邀请。同时，社会也应加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与投入，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心灵提供温暖的港湾。

那些骑单车的日子

□ 李忠厚

我骑上了一辆自行车，一辆崭新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

在老家照料母亲，平日买早餐，买菜时缺乏交通工具，就买了这样一辆自行车。过去总觉得乘坐公交车方便，还免费，而现在才感到骑单车的妙处。

一天能逛两个公园。看到我的新自行车，一些人也会主动上前打听牌子、价格，且投来赞许的目光，我的心里也是溢

满了惬意。

想起了拥有过的第一辆自行车……积攒了接近一年的工资，我买了一辆“蝴蝶”牌自行车。平日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紧紧辐条，拧拧螺丝，将车子擦拭得锃亮。

周末了，与同事一起骑车去兜兜风。你骑车在前面，一会儿我又超越你，洒下了一路铃声，一串笑语。暑假到了，同事提议：从周村骑车回临淄，跑一次长途。我心里有些发怵，担

心骑行不到就累坏了。同事劝我说：早上趁凉快出发，中午在张店休息一下，“加点油”，傍晚时分就到了。

我的第一次长途骑行开始了。一路上我俩说着话，欣赏着沿途的风光，也没觉得有多远有多累就赶回了家。当父母得知我是骑车回来的时候，都感到不可思议。自此他们再不赞同我骑行这么远的路程了。

我心里说：上大学时，有同学骑车去黄山，还有骑行去西

藏的呢，这点距离算的了什么？可我没有将这话出口。这是我至今唯一一次骑单车回老家的经历。

骑单车绿色出行，既减少污染，又能锻炼身体。如今纵有再高级的自驾车从身边驶过，我的心中也并无多少羡慕之情，我自喜欢骑着单车去旅行。

下次骑行去青州，你去吗？